

他們在廢墟上跳舞：在Rave派對結束後，我體內的嗡嗡餘震

「有節奏的地方，就是有靈魂的地方。」



2025 4 5

Rave

/

【編者按】「不重磅記者自留地」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。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、也非必要，卻是記者生涯中，讓我們心癢難耐、不吐不快的片刻。

台灣迎來銳舞（Rave）復興三十年，記者章凱閱走訪多場Rave party，這篇自留地，來自他參與派對後心靈被撼動的多個片刻，那些片刻，是關於分享、關於信任、也關於音樂、跳舞，以及如何告別。

派對當天，我聽從老手的建議，出發前先去台北的行天宮拜拜。

這天的地下銳舞派對，地點在桃園南崁山頭上的將軍廟。那裡是一處眾說紛紜的所在，原為地方家族的宗祠，但興建過程多舛，荒廢閒置數十年，只留灰白荒涼的樑柱，被人說是陰廟、猛鬼勝地。平時除了白天有漆彈玩家嬉戲過的痕跡，這裡想當然是杳無人煙。但無人的廢墟，入夜後，一股神秘集會般的動能召喚出形形色色的人，攜帶帳篷、音響、香菸、酒精等。

這裡不是夜店，不是音樂祭，也不是宗教儀式，但它似乎又全都是。

斷壁殘垣之中，升起了煙霧與霓虹。一波波的人潮來訪，他們身著發亮的網紗、會反光的PVC材質，還有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塑膠布料。背帶在肩膀斜斜地吊著，一件外套好像隨時會滑落，他們看起來不像在穿什麼，而是剛剛從什麼裡面掙脫出來。色彩也不是單純的色彩，而是一種在燈光下才會說話的顏色。走廊上，他們像一群會閃爍的暗號，藉由品味辨識彼此。

初來訪的我，起初像壁鉤，擺在角落，不礙事也無聲。派對總有它的語言，那時的我還不太會說。直到一個40多歲的嬉皮男子主動向我攀談。他從舊舊的皮革側背包裡，掏出一只透明保鮮盒，「要不要來塊大麻餅乾？」

這是一個示好、也是一個邀約，像是入口指引般，他說，share things, especially drugs.——這是他在派對上跟陌生人破冰的方法。

我對rave的想像，腦海還停留在柏林地下派對的場景——神秘迷霧、鋼筋水泥、速度感極強的 techno 音牆與不眠不休的身體，在黑暗中此起彼落。但當一塊手作大麻餅乾從對方手中掏出，這場派對的氣氛，忽然比想像中更富有一種人情。



| 2025 4 5 Rave /

共享

這一晚，我學會的第一件事是：Rave party是一種共享的文化，物資、情感、空間、音樂，全都在這裡交會。

日落之後，人潮漸多。將軍廟的破瓦殘牆，被人掛上LED燈條與泡泡機，舞台與DJ桌臨時以鋁架搭建，燈光像由內爆的電星燃出，音樂震得連空氣都有了形體。我開始鼓起勇氣與人攀談，也學嬉皮白人那樣分享我的物資——只是我的版本比較樸素：一條在便利商店買的白吐司，和一罐吉比花生醬。

我站在通道邊，一邊塗抹花生醬，一邊遞出三明治，換得的是香菸、酒水，還有一段段人與人的對話。這裡的每一場交談都無關職稱、學歷、背景，靠的更多是舞步與音樂頻率的默契。

我認識了一對情侶，男生是一位年輕道士，長髮披肩、身穿草帽與寬鬆白衫。他說，抵達將軍廟的第一件事，是向這座廢棄的廟宇上香致意。他點上兩根香，放在供桌前，說是要告訴這裡的「主人」：今晚造次，請多包涵。

敬鬼神的人都懂某種界限，也懂在錯位的場合裡怎麼不被吞沒。他在在舞池外擺起香案，也分送自己寫的符咒，上頭寫著「玉虛師相」。我問道士與女友如何相識？他說是一場在苗栗的「民俗音樂節」，不過女生喜歡硬派techno，交往後便跟著入坑。

這種結合傳統宗教與cyberpunk的混搭，在台灣銳舞場景中竟然顯得自然。



| 2025 2 22 Rave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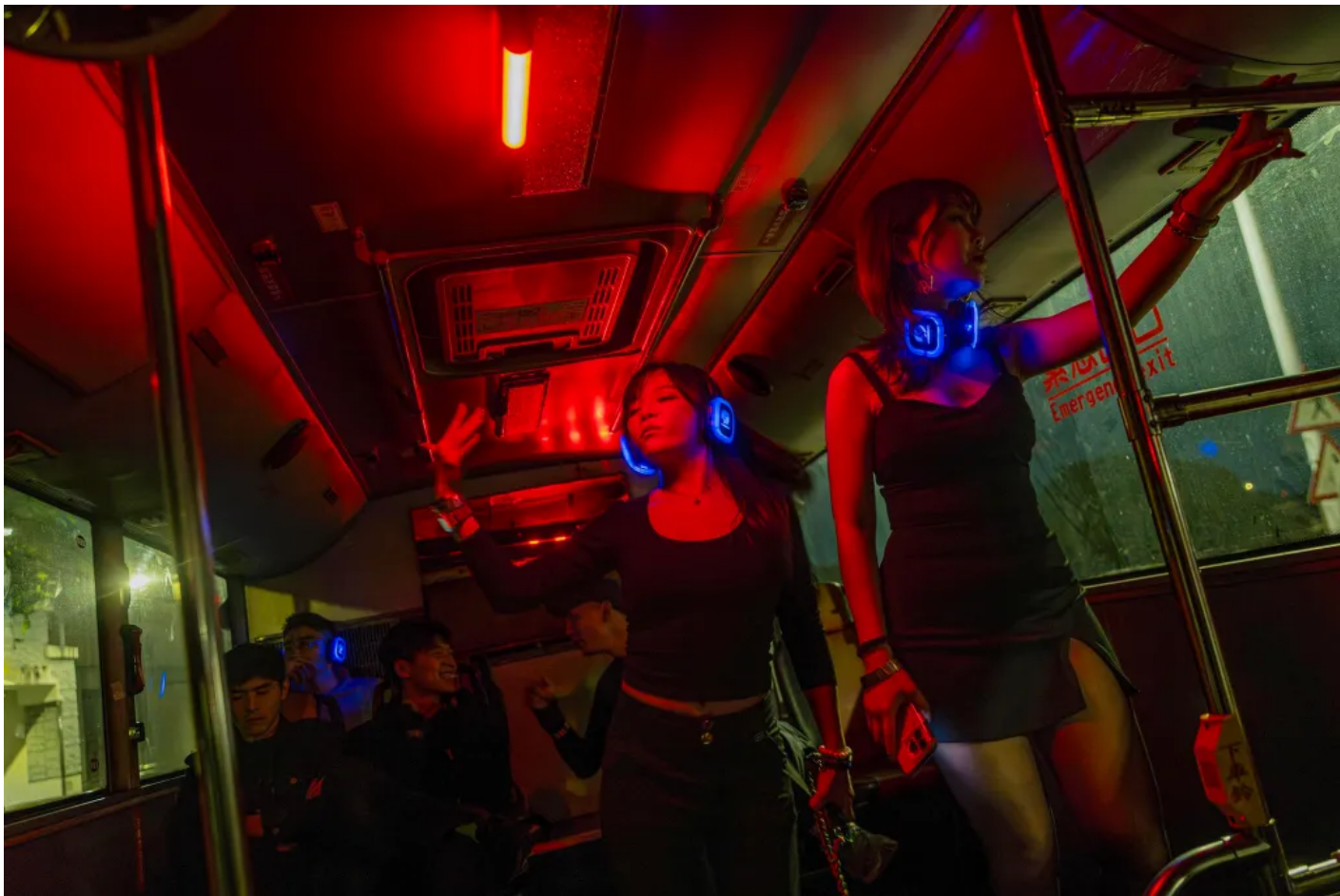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30多歲的阿軒，曾在山裡某間小廟後方的空地與「神明共舞」。派對從一個秘密Telegram帳號傳訊開始，只說：「神明入夢，週末請入山共舞。」那天，到了集合點時，才知道派對在廟宇裡、在神明的家中。

他們要先參加一場「過火儀式」，才算正式「進場」，進入派對的門票不是金錢，而是每人要貢獻一樣能帶來共振的物品，有人帶鼓、有人帶線香、有人帶母親做的飯糰。舞台場景也令他難忘，DJ台搭在一張八仙桌上，旁邊擺著金紙、蓮花燈與神像，燈光用廟裡的紅色燈籠改造，閃爍的頻率依照bpm設定。

有一位女DJ放的是混合道教科儀、台語sample、低頻techno的set，名字叫做「Tāi-sîn-án」（台語：大神仔）。當晚凌晨一點，主廟乩童竟然也來了。不是來抗議，而是直接脫鞋站在舞池中央，帶領一段結合跳舞與招魂的動作。所有人在techno節拍下同步旋轉，像在跳某種電子八家將（編按：八家將為台灣廟會活動的陣頭形式，負責護衛神明，以七星步、八卦陣為步伐）。

離場時，每個人都拿到一個小香包，裡面寫著：「有節奏的地方，就是有靈魂的地方。」

Rave容納各個不安靈魂的臨時聚所，空間裡除了跳舞的人，還有人在擺塔羅、包潤餅，像是一場同步進行的異界市集。



2025 2 22

Rave

/

「音樂是主體，跳舞是原因」

然而，這種空間不是公共開放的樂園，它的邊界其實更複雜。大多數戶外Rave party都具有某種「非法佔領」的特質——沒有正式申請，佔用公地或私人廢墟，以及聲響擾鄰、藥物不合法等。因此，派對的籌備方式與傳播系統必須極為隱密。

有的資訊流通仰賴Telegram群組、熟人引薦、私訊邀請，或者僅存在於「那個圈子裡」的口耳相傳。派對地點往往在活動前一晚才發出，甚至要先至某個集合點，再由現場人員引導入場。

這樣的形式造成一種「半隱秘會員制」的結構，既維繫場地安全與法律避險，也導致一種高度的圈內認同感與排他性。你可能無法用錢買票進入，卻能因為共舞過一次，被認出是「自己人」。而當你在這個結構中生根久了，會發現它像是一種地下網絡，彼此透過共同記憶與身體共振建立紐帶。

在這個封閉卻流動的社群裡，信任與共識比規則更重要。沒有人強迫你分享，但你會自然而然地分享。沒有人規定不能拍照，但大多數人會自覺不拍。這些不是條文，而是一種基於PLUR（Peace, Love, Unity, Respect）的微倫理系統。

舞池是這個微型社會的核心。那是一個乍看擁擠、又能獲得身體自由的場域。你與身邊的人只相隔半臂距離，但身體間卻極少接觸。每個人都熱烈地擺動、翻騰、顫抖、呼嘯、旋轉，如同一群共游的魚群，每一尾都保持自己的方向與節奏，但又不脫離整體流動。



| 2025 4 5

Rave

/

這種舞動不求對稱，而是一種原始的語言，像某種召喚，也像一次排毒。我想起那位說「夜店太複雜」的異男raver阿哲，他說：「夜店是獵豔、情慾流動的場所，那裡的音樂只是背景。rave不一樣，音樂是主體，跳舞是原因。」對他而言，跑到山郊野外來跳一場通宵達旦的舞，比去信義區夜店要來的單純。

「真正讓我上癮的是跳舞時的心靈自由感。」阿哲說。

我們一邊聊著，空氣中同時飄來若有似無的麻味，raver彼此心照不宣。但更多natural high raver，藉由身體與音樂帶自己進入意識流，不靠藥，以長時間舞動、冥想式跳舞、呼吸技巧來達到「類似藥物」的感受狀態。

從事法律工作的小山，是一位natural high raver。他不曾吃藥，沒必要。在rave時，即便音響震耳欲聾，但深沈、綿延的重低音，反而能把他雜亂的思緒淨空，「我會在那裡想很多人生最重要的決定。不一定是什麼大轉折，就是一些一直沒處理、也沒好好想的東西，像是對自己、對關係的看法，生活裡那些你平常以為沒什麼，但其實一直都在的事。」

他說舞池總是很暗，所以不管是情緒還是肢體，在此地都被釋放出來了。平常你不可能在路上那樣「動」。可是在那個地方，好像所有人都允許你這樣了，所以你就真的開始動，開始把東西丟出來、甩出去。

「我有時候會覺得，沒有我自己了，我就是融進那一片黑裡。」他這樣說，語氣很平，像在敘述一場雨過的安靜街道。



2025 4 5

Rave

/

告別的藝術

Raver懂得相遇的一期一會，也明瞭告別的藝術。

地下派對，總是一期一會。它像一場不寫進日曆、不通知明天的夢，一出現就已經在消失的路上。可能是在河堤邊，或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，天還沒黑，幾個人搬著音響、搭著布棚，草地被踏出一條條隱約的路，人們只管跳舞、只管狂歡。可是等天亮，一切又會悄無聲息地消失。帳棚拆掉、音響搬走、垃圾撿盡，連腳印都小心掩埋回去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
「只剩你身體裡的嗡嗡餘震，留作證據。」阿哲說。

他曾在歐洲參加過一場畢生難忘的rave party，地圖只圈出一個大略範圍，上面畫了山、河、樹與一個太陽的符號，附上一句話：「日落時，在河邊聽見第一拍鼓聲。」

他花了一整天用徒步、搭便車的方式前往，直到太陽下山時，終於聽見森林深處傳來低沉的鼓聲。派對不大，只有約200人，但每個人都像從世界不同角落帶來一種能量，有人是表演者、有人是廚師、有人負責冥想空間。



最奇幻的時刻，發生在午夜12點整。音樂突然停止，全場鴉雀無聲。DJ在舞台上按下一個按鈕，開始播放剛才那段set的「倒轉版本」，音樂開始逆向方式流動——節奏、旋律都顛倒，連燈光也同步反轉閃爍。

阿哲說，那一刻他感覺整個派對進入了一種「靈魂時間軸」，不再是線性的跳舞，而是穿越式的冥想舞動。凌晨三點，音樂停了，所有人一同圍著火堆坐下，沒有人說話，那是一場無聲的告別儀式，也是一場靈魂派對的謝幕。

他離開時，有人塞給他一張硬幣大小的木片，上面刻著：「你參與過一場不會被記錄的事，但你會記得。」

回台灣後，阿哲試圖找回這場派對的網路痕跡，但徒勞。照片、地點、網站全都不存在，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場夢——但那塊木片依然在這時空裡被留存安放。

他們在廢墟之上跳舞，不為重建歷史，也不為反抗體制，而是為了證明，我們的身體可以擁有別種存在方式。只要還有人繼續跳舞，那些夜晚，就永遠不會真的結束。